

# 呼唤时代之大作

□石华鹏

## 呼唤时代之作

新时代与现实主义,成为一段时间以来颇为热门的文学话题。投石起浪,事出有因。激起人们谈论这一话题的原因或许有两个:一个是人们渴盼出现与这个新时代相匹配的现实主义之作,让“时代之大作”的期许落定,而这样的作品还没有出现;另一个是有着久远传统、深厚土壤和创作实绩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今天似乎陷入了某种疲惫之境而缺乏应有的创造活力了,人们呼唤新而有力的现实主义重新复活。

元代学人虞集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所谓“绝艺”,即卓绝的艺术门类。虞集的意思是说,时代之兴,也兴某类艺术。

明代学人王思任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一个时代的作品需传达一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精神把握不准,则作品传不远。

近代学人王国维说:“凡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后世”的诗词曲均“莫能继焉者也”,但后世之时代也在开辟属于自己的文学,诸如清之小说、民国之杂文散文等也是别开生面。

时间演进到今天,一个全新时代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物质充盈与生存压力并存,数字科技与智能生活同构,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相交,大众文化消费与精英精神共存,信息爆炸与媒介更替交织。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与最坏、至繁与至简、快乐与焦虑的时代。

呼唤时代之作,人们期待出现全面表达这个时代的作品。何为时代之作?是指能够呈现一个时代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大作品;是指能够参与到一个时代的精神建构当中,比如提供知识、触摸真理、塑造心灵等的大作品。

今日时代之作当由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来担纲。此为共识。许多伟大的作品已经证明,长篇小说是一种伟大的文体,它由长度、密度、难度构成的文本成为一个民族的“秘史”,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交响曲”。长篇小说是文学江海中的一艘巨轮,它满载人类的故事、经验、思想和梦想,破浪领航,驶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之港。

每个时代都会诞生烙上自己时代印记的文学作品,它所包含的时代背景、时代精神、叙事语言、人物形象等信息留存于作品中,如同随时等待复活的密码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大历史叙事的一部分。这样的作品早已出现并镶嵌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无声地讲述着各自时代的故事,这些具有时代概括性和历史参考性的作品,成为文学创作的独特景观。

但颇让人费解的是,21世纪过去近20年,在我们的阅读记忆中,竟然没有出现一部或几部堪称出色地表达了近20年来我们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时代之作。保守一点估算,我国每年出版长篇小说数千部,20年几百万部,为何没有冒出大家公认的时代之作?个中缘由耐人寻味。难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与作品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太近,无法辨识它们的魅力?难道是“一叶障目”“厚古薄今”——我们的审美偏见让我们对时代佳作视而不见?难道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书写当下时代之难,我们还没有找到写出这个大时代精气神的方法?

几种缘由或许兼而有之,但面对一个全新时代,我们作家失去了对新鲜、复杂现实的敏锐把握和思考提炼的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寻找新的路径和新的表达的勇气和雄心,这可能是时代之作迟迟未曾出现的主要缘由。

## 时代与写作之变

情形大抵也是如此。今天之时代,繁杂多元如网,信息汪洋似海,众多或隐或现的写作现实提示我们,作家与时代之间出现了新的矛盾,这矛盾在于,作家正在减弱或丧失的想象优势、知识优势和思想优势与新时代最广阔多样性和最深层的真实性之间的不对等、不相互、不协调。

呼唤时代之作,人们期待出现全面表达这个时代的作品。何为时代之作?是指能够呈现一个时代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大作品;是指能够参与到一个时代的精神建构当中,比如提供知识、触摸真理、塑造心灵等的大作品。

自古以来,作家都是阿基米德式的人物,都在寻找那个类似于可以撬动地球的支点去撬动一个时代,印刷时代、广播时代、报纸电视时代,作家更容易寻找到那个支点——因为读者获取的信息量小而单一,作家的想象优势、知识优势、思想优势相对明显,但是在今天,从物质享受到精神消费,一切天翻地覆,网络新时代降临,信息如潮涨潮落一样海量产生和迅疾流通,一方面读者和作家站在了同一信息高地上,另一方面构成时代的“点、线、面”复杂多样且瞬息万变,作家似乎更难把握所处的时代,更难概括时代的精神实质,更难寻找到那个撬动时代的支点,写作不由自主地陷入某种困难和尴尬之中。

当然,时代把握之难并不能构成时代之作诞生之难的理由。话又说回来,又有哪一个时代不复杂,又有哪一次对一个时代的书写不是荆棘丛生难度重重呢。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通过描述1805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历史和生活,展现的却是整个俄国广阔和雄浑的气势,在有限的叙述时间和空间中如何抵达“时代的伟大史诗”,是托尔斯泰面临的时代之难。与之相反,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讲述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加勒比海城市的境况:战争、霍乱以及人为破坏,50年的时代之变如何通过一个爱情故事浓缩起来,让人得以窥视其时代细节,这是马尔克斯面临的时代之难。

## 如何写出时代力作

无论是托尔斯泰的“以小见大”,还是马尔克斯的“以大写小”,每一次对时代的书写均难度重重,只是今天我们对时代的书写难度异常突出而已。这难度来源于一个硬币的两面。

一面是过于庞大而崭新的时代。城市化推进和科技改变生活——当下两种庞大的“现实”正塑造着我们的新时代,描摹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图景。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传统的乡村农耕文化日渐弱化,我们父辈是土地上的最后一代农民,我们兄弟姐妹奔走于各个城市之间,打工谋生,过着半城市半乡村的生活。由城乡对过渡到乡村城市化,人的精神现实又经历了何种嬗变?此外,科技正在打造我们的新生活——足不出户或远行千里均可自行选择,工作和生活系于网络,自媒体时代正在替代报纸电视时代,信息的发达和畅通让人们成为无所不知的“上帝”。新生活正在塑造我们全新的观念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有些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新的时空感觉悄然建立;丰富的社会情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正在悄然形成。一句话,都市文化和技术文化正在塑造新

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每一部有价值的时代之作将无法绕开这一现实。

另一面是作家的想象力和思考力滞后于时代。当今天的信息、游戏、影视和廉价小说代替经典小说的叙事魅力时,美国当代著名评论家乔治·斯坦纳指出:“在小说家和天生编故事的人之间,已经出现了无言的深刻断裂”,作家的“想象力已经落后于花哨的极端现实”。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早在1936年就预言过:“新闻信息‘给小说带来了危机’,他将这一切归咎于经验的贬值,说‘经验贬值了,而且看来它还在贬值,在朝着一个无底洞贬下去。无论何时,你只要扫一眼报纸,就会发现它又创了新低,你都会发现,不仅外部世界的图景,而且精神世界的图景也是一样,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我们从来以为不可能的变化’。”

经验泛滥和过剩导致经验贬值的时代,也导致了小说家经验的逼仄和肤浅,因为经验的大量传播和高速度将具有想象力优势的小说家置于与读者平等的地位,小说家经验甚至不及于一个分工细微的职员,所以在今天的时代,小说家们的想象自信正在被打垮,他们不断在重复一句话:生活比小说精彩。既然如此,还要小说干什么,还如何写小说?而过去小说家身上拥有的那种“好的小说永远比生活精彩”的写作信念,在今天的时代面前黯然失色。

时代之大作难以出现的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时代把握之难和作家想象力滞后于现实以外,或许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旧有的长篇小说文体是否无法适应今天的时代了?它是否无法囊括当下庞大而复杂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了?这个时代的表达或许需要一种创新的长篇小说文体,而这种文体正在酝酿之中。我们的文学变迁轨迹已经见证过史诗和戏剧的衰落,或许它正在见证长篇小说的某种变异。比如网络小说已经出现了千万字数的超级篇幅,那么篇幅的延长是否会成为时代之作的新趋势?德国汉学家顾彬明确表示:“长篇小说的时代过去了,应该回到中短篇小说”,“集中于一个人的灵魂”。他的理由是,长篇小说是一种对整体的渴望,而现代性之一,是全体的丢失,中心的损失。提出“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的英国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奉劝那些作者不要再野心勃勃地试图向读者展示“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他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描述“一个人对一件事的感受”上。这两位评论家只是预言托尔斯泰式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在今天的失效,但他们并没有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在这个新的时代的节点上,时代之大作或许会与一种新的表达模式共同诞生。



# 展现历史主体,弘扬社会积极因素

□范垂功

中国当代众多优秀作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于人的生存方式、人性塑造、生存价值的构建中,通过人生辩证法,热情展现社会积极因素、人性闪光素质。

创造人生还是烦恼人生,这是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基本焦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众多作家的叙事,以创造进取超越烦恼绝望。季栋梁的《上庄记》,西北的一个特困小山村,初春,沁骨的寒风,因为没钱买笔记本,一个个小学生高高兴兴地到操场上写作业,他们所以这样,是因为成才激励着全村的老老少少,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未来的深切关注。

人性还是非人性,这是表现人性领域的一个基本焦点问题。众多作家的叙事,以人性的升华取代非人性的张扬。这明显地表现在爱情领域的叙事中。有人认为现代爱情已经解构,只剩下性放荡了,人性已经回归为兽性了。可事实并非如此。从国人写作的几部传记文学作品来看,李存光的《巴金》、荷兰的《居里夫人传》、李曼的《获诺贝尔奖的女性》,生动展现了巴金夫妇、居里夫妇、科里夫妇的闪射人性光辉的现代爱情。

建构生存价值还是消解生存价值,这是现代人生存价值的一个基本焦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勉励文学艺术家要努力实现人的生存价值:要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众多作家的叙事注重以生存价值的建构取代生存价值的消解。人的生存价值涵盖人的自我价值、人的社会价值。人的品格、认识、文化、技能等,构成人改造世界的能力——人的自我价值;人通过社会实践,将改造世界的的能力,即人的自我价值发挥出来,贡献社会,获得成果,于是获得了社会价值。迟子建的《清水洗尘》写了一个孩子自主意识觉醒,属于自我价值建构。过年洗澡,孩子天灶从来没有一盆真正属于自己的清水,都是就着别人洗过的水草草洗一遍,为此,同学们还讥笑过他,因此他讨厌过年,可“今年我用清水洗!”他下了决心,达到了目的,感到特别美好。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白伟是个没有文化,生活在深山里一个极为普通的残疾农民,一双手只有两个扭曲的手指,却能在一个风雪夜把一个个伤者从悬崖下的深谷中移到公路上,他救人图名不图利,从没收过一分钱。这样叙事,凸现了他坚守在地狱门口,从死神手里夺回一条条生命的厚重的社会价值意义。人的自我价值、社会价值不断构建,人类社会才能不断生存、发展、壮大。

## 二

在人生辩证法中,于生存方式的选择、人性塑造、生存价值的建构中张扬社会积极因素、人性闪光素质,西方一些著名作家也予以热情关注。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西方的一些作家在非人性化占主导地位的叙事语境下,用心表现人生辩证法中的闪光人性。被称作爱尔兰国宝级的作家梅芙·宾奇,其作品《塔拉路》《点燃一支小蜡烛》《晚间课程》等在全球销量4000万册,她以温柔慈祥的心灵、文静恬淡的语调诉说艰苦岁月中能干的家庭主妇、慈爱的父亲、善良的医生、慈悲的修女,等等,打动了读者大众的心,引领人们向前。获芥川文学奖的日本女作家朝吹真理子的《贵子永远》,写了贵子和永远子一起的欢乐童年以及他们25年后再次相遇的故事,作品深入人心地表现了万象流转,但情义永存的闪光人性。

## 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活动,人民群众构成的社会积极因素、人性闪光素质,从文学艺术创作的整体来看,应该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导方面。中国的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其中的众多作品,或珍重承诺、崇尚信义,或彰显临危不惧、忠肝义胆,或展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突出展现了人生辩证法中社会积极因素、群众闪光素质。

中国当代的一些优秀作品,在新的历史时期,生动展现了社会先进因素,群众闪光素质。党益民的《雪祭》抒写了一曲武警连队在雪域高原开山筑路激动人心的英雄壮歌。胡学文的《血梅花》从民间抗战的独特视角揭示了人民群众奋起抗日的民族豪情。刘雁龙的《天行者》吟唱了播撒现代文明到偏远角落的民办教师们的悲壮之歌。毕飞宇的《推拿》展现了一群残疾人震惊世人的自强不息精神。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书写了一颗高贵少女灵魂在农村巨变中的惊悸、锻造、作为。

## 四

现代越来越多的作家运用现代叙事方式、心灵化叙事方式。心灵化叙事方式不同于以往那种从外部观察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着重揭示人物的心灵感受、心灵体验,发掘人物心灵世界的新大陆,以塑造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人物形象,使人类艺术表现自我获得重要进展。而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具体的活人,其心灵世界都是多侧面的对立统一体。要深入表现人物的心灵感受、心灵体验,发掘人物心灵世界的新大陆,以塑造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人物形象,就必须揭示人物多侧面对立统一的心灵世界。小说《鹏翼徘徊》中的成志超、《D城无雪》中的高非峨、《乡长故事》中的吕龙等先进人物形象,其内心世界充满了伟大与平凡、英勇与畏惧、公益与私利、新风与旧俗等等矛盾斗争。正因为这些矛盾斗争,他们的心灵世界才绚丽多彩,正因为这些矛盾斗争,他们才能不断成长壮大。

要揭示人物辩证发展的心路历程。人物的心灵变化,都有自己的发展变化历程。英雄形象有了辩证发展的心路历程,才有发展壮大的内在根据、现实基础。但是有些英雄形象的塑造,心灵世界的升华,没有斗争,没有波澜,一切都是天生的,它们不是生活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有血有肉的活人。杨宏的《热血家族》中的一系列英雄形象,如高建刚、高建强、高建诚、石榴、石英等英雄形象,是由东北军、土匪、日伪武装转变为抗日英雄的。作品生动揭示了这些英雄形象辩证发展的心路历程。

文学艺术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是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它通过审美、虚构,活生生地展现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的心灵世界,触及历史辩证法,在历史辩证法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要展现历史的主体,张扬社会积极因素,彰显人性闪光素质。

## 广告

# 《流浪地球》观影有奖征联大赛启事

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成为己亥春节地球人普遍的热议话题,收获了口碑与票房,为中国科幻电影打下良好的基础,是中国科幻电影一个新的开端。刘慈欣作为中国科幻小说代表作家之一,自幼生长在山西阳泉这片热土,在这片热土上,他创作了《三体》三部曲等大量优秀科幻文学作品。为了使《流浪地球》在新时代带来的希望之种进一步生根发芽,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现面向全国征集《流浪地球》观影楹联作品。

- 一、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阳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承办单位:刘慈欣创作工作室、阳泉市楹联家协会
- 协办单位:阳泉市作家协会
- 二、征联对象:全国楹联作家、学者和广大楹联爱好者。
- 三、征稿主题:本次活动主题为电影《流浪地球》的观影感想,内容要求健康积极向上。
- 四、征稿时间: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4月30日
- 五、征稿要求: 1.投稿作品必须符合《联律通则》,联语单边

- 字数在11字内为宜。
- 2.应征作品须为作者独立原创,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不得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作品提供者承担。
- 3.每位作者最多可投5副,本次征集为一次性投稿,不接受复投。
- 4.请参赛作者在投稿的文档中提供真实有效的详细通讯信息: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编。
- 5.参赛选手限评1副获奖作品。
- 6.主办方对所有参赛作品共享版权,可刊登、出版,在有关媒体上展示、宣传或用于有关公益活动。
- 7.本次活动不收取参赛费,不退稿,只发评奖奖金,不支付稿酬。
- 六、作品评审:本次征联将邀请我国楹联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评选,评委会对参赛作品,严格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初评、复评、终评。
- 七、奖项设置:本次大赛设一等奖1名,奖金5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各3000元;三等奖3名,奖金各1000元。优秀奖15名,奖金各500元。
- 八、征稿方式:本次大赛接收纸质稿件、电子稿件。参赛作品纸质稿件请寄送至:山西省阳泉市南大街534号晋东大厦五层。参赛作品电子稿件请发送至电子邮箱:lldqslsdszwh@163.com/yqswlcyys@126.com。

联系电话:0353-2296979 0353-2296595  
 联系人:赵女士(15333035919)  
 何先生(13903538438)  
**九、其他说明:**  
 本次活动获奖名单、获奖作品将于2019年5月在有关主流媒体发布。请参赛作者及时关注阳泉市文联网(<http://www.yqwl.org.cn>)、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http://kfq.yq.gov.cn>)、阳泉市文联微信公众号(yqswl2016)、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微信公众号(yq\_kfq)了解大赛情况。主办方将于2019年5月在刘慈欣创作工作室所在地——山西省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柱公园举行颁奖典礼。  
 《流浪地球》观影全国有奖征联大赛组委会诚挚邀请有关作者到山西阳泉参观采风。

阳泉市文联 阳泉市作家协会 阳泉市楹联家协会 阳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流浪地球》观影全国有奖征联大赛组委会  
2019年3月13日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刊 **脊梁** 文学双月刊 二〇一九年 贰

抒写新时代 讴歌新时代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我和我的祖国”专题

报告文学	当美好遇见美好	顾晓蕊
中原使命	母亲的唠叨	邱立新
中国电力技术点亮非洲屋脊	那些树和草带给我的感动	沈晓红
短篇小说	诗歌	李皓
太阳照常升起	大雪徒有美德	范秀山
想跟你走	大地物语	王长伟
涂师傅的恋情和一条鱼	生活表情	陈必文
裹着红头巾的女人	弱水的诗	冷冰
白狐劫	奔向雪域高原	李晚楠
巨变	新人新作	夏宇红
散文	电影文学剧本	傅家宝
走过韩城	文艺评论	王世华
阅读	山在那儿 水在流	田卫东
又见炊烟	温润和潮湿的诗化民谣	鲁源
璀璨昨夜	工笔画创作的有益尝试	刘晓东

主管: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2-1859/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2095-8307  
 编辑:《脊梁》编辑部 地址:100005,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19号  
 邮箱:jiliangzazhi@163.com 定价:20.00元